



征文

主办：重庆政协报 协办：重庆鲁能开发(集团)有限公司 重庆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

父亲的稻田

□周廷发

父亲的稻田不多，最多只有四五亩，像弯月似的，在坡底下，一层一层垒起，每一块田长不过二三十米，宽不过丈余。

在我眼里，父亲的稻田是最差的。一是因为田小、犁田时人和牛都转不开身；二是因为田瘦，产量不高，不耐旱。

三十年前的秋天，生产队在分田时，瘦田没人要，后来生产队长给我父亲做工作，说：“必元大哥，把那田虽是不太好，但都在一块儿，好管理，干活也方便。”老实本分的父亲什么也没说，最后那些田就成了我家的人口田。父亲没上过学，不善言辞，为人比较憨厚，经常吃亏，可父亲自己却不觉得，他常说：“吃亏是神福。”

父亲把田分回后，母亲一顿数落：“你个笨家伙，人家都不要，才把那田给你，这明显不是欺负你这个傻呆吗？看你今后打不出谷子来，一家吃什么！”等母亲说够了，父亲笑说：“烂田也得有人要，如果大家都要好田，哪有那么多呀！”面对父亲的回答，母亲鼻子都气歪了，看那阵势，恨不能拿棒子打父亲几下才解气。

自从那些田归我家后，父亲就把它们当成了心肝宝贝。第二天就扛着锄头去铲

田坎。一星期下来，那十来个小田被父亲铲得上下下都看不到一根草。所谓天道酬勤，父亲把田收拾干净后不久，天就突然下了一场秋雨，这在十年九旱的仙鸟嘴是很少见的。父亲赶忙牵着牛犁田去了，犁完了又把，把又犁。有时牛都累了，拉不动了，父亲就举着棍对小水牛说：“再走几趟，把这一小块犁完了休息一下。”这时小水牛都会转过头来看一看父亲，甩甩尾巴，那意思好像是：说了要算数哟！休息时，父亲把牛牵到有草的地方，让小水牛多吃一些嫩草，这时父亲就轻轻地摸摸小水牛的头和角，或挠挠小水牛的背，对小水牛说：“吃吧，多吃点，吃得饱饱的，一会儿还要干活呢。”小水牛抬起头望着父亲，“呼呼”打两个响鼻，好像听懂了父亲的话，然后又埋头吃了起来。

一般的田只犁耙两次，可是父亲犁耙了四五次，最后又把耙把田坎耙得厚厚高高的，目的就是能蓄水，抗旱。一些族里的小辈见我父亲天天在田里忙，见面就开玩笑说：“二叔，你别费那些狗气力了，那些田弄不弄都没有好大个搞头的。”父亲乐呵呵地说：“哪个说的？弄了还是要比不弄好一些，说不定明年还能高产呢！”

在父亲的信念中，他始终坚守自己

的名言，那就是“人哄地皮，地皮就哄肚皮”，只要肯干，没有种不出粮食的田地。

弄完后的田，水总是满满的，远远望去，那田就像一面镜子，闪闪发亮，在阳光下，亮得耀眼。偶有微风袭来，那田里的水还荡起一层层涟漪。

每年的正月十五过后，就是春耕的大忙季节。那田里原本是黄得像海滩沙一样的泥土，在父亲手里几个月后，就变成了黑油油、泡酥酥的黑土，抓在手里，滑滑软软的。

每天天不亮父亲就下了田，天黑了才回家，有时中午饭都是我们给父亲送去，甚至是午饭都不吃。父亲对我说：“要时时观察天气的变化，温度低了要给秧田灌水；温度高了，要放水，这样才能保证秧苗不烂。”

几天后各种就长出了嫩嫩的、鹅黄色的新芽，新芽像针一样，一根根立起。再十多天后，秧苗就变成了青青的，然后又变成绿绿的，长得又粗又壮，煞是喜人。

插秧时，父亲又把田耙了耙，直到田里的泥都软了。我们一家七口人全去了，即使是小弟不能下田插秧，也在田坎上负责递秧。两三天时间，父亲的稻

田都插上了秧。按常理，秧苗插上后都要变黄，然后再由黄转青，可父亲的秧苗插上后就一点没黄，直接就转了青，而且很快就变得绿绿的。

夏天时，微风吹来，秧苗发出欢快的“沙沙”声，一块块秧田在风中荡漾起绿波。清晨秧叶上挂着一颗颗闪光的露珠，在朝阳下熠熠生辉，像无数的珍珠在闪耀。稻田里升起一缕缕雾霭，氤氲弥漫，一种特有的秧苗的清香扑鼻而来，直沁肺腑。要是走在田埂上，能听到秧苗拔节的声音。那声音是一种自然的天籁之音，只有真正的劳动者才能听出它的美妙。父亲就时常站在田里，和这一垄一垄的秧苗对话。如果有一棵秧苗倒了，歪了，父亲就轻轻弯下腰，慢慢将秧苗扶起，再给它培上一些土。有过路的人夸上两句话说：“哟，你这秧苗长得不错呀！”父亲的脸色就会像惬意的秧苗一样，笑得特别舒展、明媚。秧长大了，可父亲却晒得和田里的土色一样，黝黑黝黑的。

秋天稻谷成熟时，一块块稻田黄黄的，粗大饱满的稻粒像金子一样诱人。许多人看了都夸说，这谷子真的不错！这时妈就会说：“谷子是好，可那家伙没少费狗气力，人都晒得像铜人似的。”父亲这时最开心，脸上的皱纹都挂着喜悦，像那沉甸甸的稻谷一样。父亲那稻田的谷子亩产达到了一千六百斤，让全队的人都震惊了。
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在这三十多年里，那些田始终陪伴着父亲，从来也没有干过，一年四季水汪汪、亮晶晶。

潼南，中国蔬菜之乡，中国西部绿色菜都。

“潼南绿”蔬菜，天然无公害。为什么不到潼南品菜去？去品一场视觉的盛宴。

蔬菜主题公园位于太安镇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。一座玻璃构建而成的蔬菜博览园，整洁、清爽、明亮，百余种蔬果争奇炫异。在这座美如童话王国的玻璃大棚内，蔬菜可以像花一样仪态万方，也可以像树一样青翠挺拔，还可以像玉或宝石一样莹润璀璨、熠熠生辉。

然而，真正的蔬菜大军驻扎在大棚之外。桂林双坝和太安罐坝——涪江和琼江河畔的两个“渝西坝子”，地势平坦，土壤俨然调了油，肥沃、油润、松软，是蔬菜们的最佳宜居地。满眼尽是“潼南绿”，浩阔、恣意、无边无际。展开双臂，你犹如置身于广阔的北方平原，想起儿时唱过的那首歌：“我们的田野，美丽的田野……”然后，那条流过无边稻田的碧绿河水，便踏着优美舒缓的节拍，徐徐流过无垠的菜地。

去品一次心灵的盛宴。

一棵蔬菜或不抢眼，或没什么份量。但是，当数十万亩蔬菜集结成一片片矩形方阵，用渲染到极致的绿覆盖一马平川的土地，那阵势所能撼动的，又怎会只是你的眼睛？而它们绵延浩荡的呼吸，又怎会只是回响在你的耳际？找个时间去潼南品蔬菜吧，不止给远离稻菽的眼睛一个贴近田野的机会，也让奔走在华夏高楼中的那颗心，去听一听蔬菜和泥土的对话，去静静地感受生命的孕育和滋养。

去品一桌养生的盛宴。

不再为吃喝发愁的年代，人们更在意的是蔬菜的品质，是绿色，是健康。“潼南绿”蔬菜，天然无公害”这句话，可不是平空得来，潼南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一律进行严格监管，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，全区禁止销售使用高毒高残农药，建立了基地、镇街、区检测中心三级检测机制，做到“凡出必检”“凡卖必检”，保障了农产品的安全。天然无公害的“潼南绿”蔬菜，自然畅销。不过，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，“潼南绿”这个品牌经过了一道又一道严格的检测，才亮相于世间。潼南的130多种无公害蔬菜中，通过国际认证的有机蔬菜品种就达40多种。从无公害到绿色，从绿色到有机，“潼南绿”蔬菜在一次次飞跃后，成功地变特色为精品。

到了潼南，别忘了去品一品那养生的有机蔬菜宴，烹制这一桌蔬菜宴的食用油，同样来自潼南，同样环保生态。潼南常年种植油菜30万亩，有优质粮油原料供应基地为那些绿色有机蔬菜锦上添花。

可别以为蔬菜宴就是清汤寡水，就是清淡无味，当你面对一桌更天然健康的有机蔬菜宴时，你或许会惊呼，原来蔬菜也能如此精致，原来蔬菜宴也能如此美味。每道菜都堪称一件艺术品，素面朝天地清逸俊朗地行走于世间；浓墨重彩、繁复瑰丽地端立于天地。

品过蔬菜之后，别忘了要顺带捎些土特产。在潼南，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核认定，并获准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产品太多了，一准看花你的眼呢！

现榨的菜籽油是不是得拎上一桶？清冽芳香的柠檬以及柠檬制品和玫瑰制品，秦菜制品岂能视而不见？还有罗盘山的生姜、东升的茶叶……这大包小包的绿色食品，会不会让你觉得，你正在把大地的绿意盎然带回家？

ZXFK 乡土文学

□杨 蔚

品味「潼南绿」

ZXFK 巴渝寻踪 □何仙草

寻访大王寨

奉节县青龙镇东南，一处叫大王寨的原乡，隐隐炮声，呜呜鹤鸣，一直牵引着大王寨离乡的子们，还有我这个猎奇者。

曾经名噪一时的大王寨，是一只“白鹤”成全的。海拔千米的大王寨，仅有一条上山路。隐藏在原始密林里的山路，时有时无，坎坷狭窄。一身淋漓大汗爬上来，以为就是山顶了。穿过一道古老的石门，前面却有一道深壑横绝，犹如隔绝了你的前世今生。正好一道仅通一人一马的天然横梁架通，细细长长，像极了鹤的长颈。这里便是进寨的唯一通道——鹤项颈了。立于鹤项颈上，两腿发软。待心定神清后，左瞻右观，两边万丈悬崖，朝阳朗照，熠熠生辉，像极了白鹤双翅振飞，好像要托着大王寨运行。

同行的大王寨子孙宏达，一位深受祖辈艺术熏陶的本土音乐人，骄傲地为我讲起了大王寨的前朝。

相传远在大明朝时期，大王寨的主人姓冉，号称冉大王，土家族人，生性耿直，豪气冲天。他农忙时带领族人勤力稼穡，农闲时便练兵舞剑，修炮造枪。长久以来，山寨里一片安定祥和，从未有过大灾大难，完全是一番天外王国的景象。由此，远乡近邻十分羡慕大王寨人，冉大王的名号，也传遍三乡十八县。历史航行到明末的拐角，张献忠举着义旗，兵临大王寨，大王寨经受着存亡的考验。可有强兵的严防死守，有

大王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，冉大王一点儿也不慌张。在前寨门鹤项颈高大坚实的城墙上，架设着十门大炮。黑黢黢的炮口，像无数精明幽深的眼，瞄准山下密林里的一草一木，稍有风吹草动，炮口就会喷出愤怒的火焰。传说，张献忠的部下在山下围剿了三个月，以为可以困毁大王寨，没有想到，一日清晨，从城头上还能丢下几条鲜活的大鱼，大王寨的水深啦。张献忠只好另作打算。正巧，冉大王的外侄赵巧要进寨有要事，张献忠用重金收买了他。待赵巧进得寨门，趁守兵换哨，在炮口里灌满了盐。山下围兵趁势攻入，冒不出火焰的大炮，成了一枚枚哑炮。张献忠一军攻进寨里，冉大王还在大厅下棋，待抬头时，敌人已经攻进了前厅大门。他见势不妙，抄后门逃出，牵出他的白玉玉龙，挥鞭向西。不出百米，前面就是大王寨左侧的万丈深壑。冉大王回头看时，敌人挥着长矛纷纷追至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冉大王挥手扬鞭，白马凌空跃起，眼看就落在对面的平地上了，却也真巧，此时一只凶猛的豹子受了惊吓，扑上来了，白马坠入深壑，冉大王却安好无恙。待往西逃离时，早埋伏好的敌兵，捉住了他，割下了他的头颅。由此，冉大王的身后，留下了一串串地名，白马飞跃的悬崖，叫白马崖，豹子扑上来的地方叫豹子崖，割下头颅的土坎，名安颈台。大王寨还留下了一条

惨痛的教训：外侄不可信！一代山寨好汉，就此终结，大王寨的辉煌化为长空一缕硝烟，繁荣祥和的大王寨长久掩埋在一堆废墟里。

直到晚清光绪年间，一位大清名仕，钦赐“文林郎”李成芳，位居翰林，却看惯晚清腐败，一甩手，扛着书箱，踏遍千山万水，寻得大王寨，一欢喜便住下了。那正是“高卧林泉成小隐”。大王寨的炊烟又冉冉升起，大王寨的习武农耕再次得以传习，并且大王寨人更喜舞文弄墨，琴棋书画。因为他们的祖先不再姓冉，而是“解经十余年，著书六七卷”的一代翰林李成芳。大王寨的空气里，硝烟味儿淡了，书香气儿浓了。

对我侃侃而谈的宏达，正是文林郎的后裔，他的母亲是李氏闺秀，虽未上过学，也能识得万千繁体字，熟记四大名著。宏达的父亲是大王寨的上门郎，一个民国末年的大学生，精通琴棋书画，他加盟大王寨，使得大王寨文化更为兴盛。据说，宏达父亲最擅长小提琴和书法。文革期间，有领导上山视察，寨口须有标语。他的欢迎标语很特别，每一个字竟然是雨滴组成，好看又艺术。可惜，这位可敬的父亲，没有挺过那段艰难的岁月，英年早逝了。

我们一行小心越过鹤项颈，继续向上，要爬上去的缓坡便是鹤项了。鹤岭草长林深，暗藏不少幽洞。左边白马崖上方

有一“母猪洞”，深不可测。右侧有两个大洞穴，上方有“青蛙洞”，本地人称“克蟆洞”，下方的“四方洞”更为出名。“克蟆洞”就在近处，离主路不到百米。踩着经年落叶，径直到洞口。洞门宽阔，像蛤蟆正张着大嘴，喝林间的蚊蝇。宏达步入洞里，那是他童年时的梦想之门。他曾经常来洞里挑水，洞里甘甜的水，滋润了他的喉咙，才有他今天清亮的歌喉。他还讲给我一个个美妙的神话：

说“克蟆洞”正对着沟壑对面的一个洞穴，叫着“长蛇洞”，洞里住着一黄色巨蟒。一年天干，终年无雨，长蛇渴坏了，便在有月光的晚上，尾不出洞，头伸进“克蟆洞”饮水。正好被一个夜间挑水的农人撞见，农人不但没有喊叫，却悄然地离开，怕惊扰了长蛇。等农人回到家里，一看水桶里却装着满满的一桶水。第二天，他用完了桶里的水，一转身桶里又装满了清凉的水。从此，农人不再有担水的辛劳了。

“四方洞”在一道高坎的下面，须探身下坎，再身系长绳滑下长长的陡坡，才能看到对面半崖上的洞口。我腿笨，又胆怯，没法逾越身下的高坎，宏达夫妇只好留下来陪我。我们就躺在“克蟆洞”门口的平地上，厚积的落叶松针，酥酥软软。或仰天冥想，或闭目倾听。林间群鸟的欢唱，洞里的丝丝凉风，让我们一时忘却无数纷扰，似置身于世外仙境。这时，宏达哼唱着我们最喜欢的歌谣：

我的家乡有一片静静的山坡，山坡中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河，……

轻快悠扬的歌声，和着鸟鸣，润澈着整个山野。世间无烦忧，万物皆美好。

ZXFK 新诗星空 □王晓婧

给我一道闪电吧

给我一道闪电吧
我要高举它迅疾而爆裂的光
去刺破这卑劣阴湿的心墙
科技封锁，关税壁垒
祖国啊，你应该在这场炫目的挑战中
赢得真正的和平和敬仰
给我一场暴雨吧
我要用它酣畅淋漓的欢笑
去祝福滋生新绿的大地
去埋葬猥琐的窥视
击败颓废的阴霾
祖国啊，你可曾见未来的曙光在破土
可听见那怒吼的崛起力量
给我一场和风吧
我要用它甜美柔和的色彩
去描绘繁花似锦的神州
从每一株草尖出发
去张贴，去记录
去追问，去思索
祖国啊，你千年的典籍里有了新的笔触
把新时代的故事
次第唱响

他很矮，很瘦，头发稀疏，脑门光光，整个头看上去就像一枚大蒜。太阳出来了，那枚“大蒜”油油地放着亮光。他是我们这条街的鞋匠，我背地里称他为“大蒜鞋匠”。

我极少看见他站着，他总是坐在那把大蘑菇一样的伞下，没完没了地修补鞋子。其实，他也不光补鞋，他还修伞、配钥匙、补背包……他的生意很好，每天总有做不完的活计，有时候，人们还得候着轮子。但他的手艺，其实并不是那么好。

有一次，我嫌一双鞋的鞋跟高了，拿到他那儿，问他能否把鞋跟改短点。他煞有介事地拿起我的鞋，仔细地观察了一阵，很有把握地说：“能！”然后，他拿出一把小钢锯，“呼呼”地开始锯我的鞋跟。我安心地坐在一旁的小凳子上等待。谁知他锯了一半，突然停下来对我说：“糟了，里面有根钢条，锯不断了！”我大惊失色：“这咋办？”“咋办？”他若无其事地一笑，“粘回去呗！”天，这鞋子我才穿过两次，还是双新鞋啊！他不动声色地拿起胶水，很快就把鞋跟粘好了，然后把鞋递给我。我穿着那双鞋，中间一条接缝赫然在目，我哭笑不得地接过鞋子，只好自认倒霉。

还有一次，我去他那儿配办公室钥匙，配好了，拿去一开门，门却纹丝不动。我去

ZXFK 城市笔记 □祝绘涛

两个鞋匠

听说我要补鞋，他拿起一件长围裙，“刷”地一抖，然后系上。随后，他拿过我的鞋，飞针走线，一会儿就补好了，果然是好手艺，妥帖漂亮，几乎看不出缝补的痕迹。不过，更让我惊讶的事还在后面，一天傍晚，天色昏暗，四周景色模糊，一个人推着自行车从我旁边经过，招呼我说：“下班了？吃晚饭了吗？”我一楞，不知他是谁。那人一笑，说：“你来补过鞋子呢！”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那个鞋匠呀！这时，他已经飞身上车，骑士一般，疾驰而去，只剩我独自惊讶：“我只去补过一次鞋，这天色也模糊了，他竟能认出我！”

后来，我去他那里补鞋的次数多了，每次在路上遇见他，他必然会微笑着招呼我，仿佛我并不是他的一个顾客，而是他的一个老朋友。

但有时候，因为距离近，加上赶时间，

找他，他拿出一把锉子，“吭哧吭哧”地把钥匙锉了一阵，然后对我说：“你再去试一试，如果再打不开，我重新给你配。”我提心吊胆地接过钥匙，拿去一试，开了！真是万幸啊！

这鞋匠手艺不咋地，奇怪的是，生意却依然好。很多老头老太，就是不补鞋子，也喜欢坐在鞋摊旁的长条凳上，看着他干活儿，仿佛他不是鞋匠，倒是他们偏怜的小儿子。就连狗也喜欢他，他有半个破皮球，里面盛着清水，常有小狗跑过来喝一气，他却从来不叱骂。

我决定另外找个手艺好的鞋匠，这一找，还真找到了。在离我家远一点的地方，有一个鞋匠，大家都说他的手艺很好。第一次看见那鞋匠的时候，我非常吃惊，因为他根本就不像一个鞋匠。油黑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白衬衫一尘不染，裤线笔挺，皮鞋锃亮，似乎更像一个白领。

我只好又去找“大蒜鞋匠”。这时，我才发现，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，他可能是我们那条街上班最早、收班最晚的人。不论严寒酷暑，他就在大路旁、尘土里守着他的摊子。就连吃饭，也是在他的小摊上完成的。我这才明白为啥他手艺不精，但生意依然好的原因了，他是个吃得苦的人！再说了，即便手艺差点，可街坊邻居，谁又离得了他呢？就算不补鞋，他的长条凳也是人们歇脚的地方。

“大蒜鞋匠”对我来说，也是有功劳的。有一次，我刚要出门，耳环上的珍珠掉了，情急之下，我想起了他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，我把耳环送到了他那里。“大蒜鞋匠”用他那双粗笨的、满是裂口的手，拿起那枚小小的耳环，精确地穿上珍珠，滴上胶水，粘牢，整个过程一气呵成。原来，他也是可以做精细活的！最后，他把耳环在水管下冲洗好递给我，我要给钱，他却一摆手：“算啦，小事一桩！”

两个鞋匠，我不能说哪一个更好。我只知道，街坊邻居都离不开他们。设想，要是哪天一个人提着鞋子出来，却找不到鞋匠，那该是何等惶恐的事？

繁华的城市，因为他们，多了一份温暖，多了一份亲切，多了一份依靠。